

禮記纂言

二十

服問第十三

此篇所記與喪服小記篇內喪服一章相類無問辭而名曰服問者蓋是有人問喪服而知禮者援據禮經傳記逐節答之如此記者但記其所答之辭為一篇而不復記其所問之因也

君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為君也為云偽切後並同

鄭氏曰諸侯為天子服斬夫人亦從服期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其夫與諸侯為兄弟服斬妻從服期孔氏曰熊氏云外宗有三鄉大夫之妻一也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二也此外宗是諸侯外親之婦若姑之

服問

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外姓之親在於它國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也故諸侯死來為之服斬其婦亦名外宗從服期也

世子不為天子服

鄭氏曰遠嫌也不服與畿外之民同也孔氏曰諸侯世子有繼世之道所以遠嫌不為天子服也

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適東歷切下同

鄭氏曰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為此三人為喪主也孔氏曰夫人大子適婦此三人既正雖國君之尊猶上其喪非此則不主也大夫以下亦為妻及適子適婦為主也



山陰陸氏曰言妻非見大夫以下大夫以下為此三人
為喪主不必見也曲禮曰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
妾

○大夫之適子為君夫人大子如士服大音泰

鄭氏曰大夫不世子不嫌也士為國君斬小君期大子
君服斬臣從服期孔氏曰大夫無繼世之道其子無嫌
為君與夫人及君之太子得如士服也

○君之母非夫人則群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駟乘從服唯
君所服服也乘去聲

鄭氏曰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言唯

服問

君所服伸君也春秋有以小君服之者若小君在則益
不可孔氏曰君母是適夫人則群臣服期非夫人則君
服總群臣無服近臣謂閹寺之屬僕御車者駟車右也
貴臣不服賤者隨君服總喪服記云公子為其母練冠
麻衣繚緣今以為君得總服者伸君之尊也此禮之正
法也春秋文公四年僖公之母成風昭公十一年昭公
之母齊婦皆妾母尊為夫人非正禮也禮無二適女君
卒繼攝其事不得復立為夫人

○公為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
為亦然為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鄭氏曰弁經如爵弁而素加經也不當事則皮弁出謂以它事不至喪所孔氏曰公為卿大夫喪成服後着錫衰以居以它事出亦服錫衰首則皮弁若君往弔卿大夫當大歛及殯及將葬啓殯之事則首弁經於士雖當事首皮弁大夫相為亦如君於卿大夫不當事則皮弁當事則弁經大夫於士當事亦皮弁公於卿大夫之妻及卿大夫相為其妻往臨其喪則錫衰不恒着以居若他事出亦不服其當殯歛亦弁經也山陰陸氏曰當事則弁經者據此王為三公六卿錫衰大夫士疑衰其首服蓋當事而後弁經也大夫相為亦然者雜記曰大夫哭大夫弁經與殯亦弁經為其妻往則吊也吊而服之吊而出則除之喪服傳曰大夫吊於命婦錫衰命婦吊於大夫亦錫衰

○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

鄭氏曰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為其君姑齊衰與為小君同舅不厭婦也孔氏曰傳曰者舊有成傳引之公子謂諸侯妾子皇姑即公子之母也諸侯在尊厭妾子使為母練冠諸侯沒得為母大功而妾子妻不辨諸侯有沒為夫之母期夫練冠是輕妻為期是重故云從輕而重妾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云君姑

有從重而輕為妻之父母

鄭氏曰妻齊衰而夫從緦麻不降一等言非服差

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

鄭氏曰謂為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緦麻孔氏曰公子之外兄弟謂公子之外祖父母也公子被厭不服已母之外家妻猶服公子外祖父母從母緦麻是從無服而有服也公子外兄弟知非公子姑之子者以喪服小記云夫之所為兄弟服妻皆降一等夫為姑之子緦麻則妻無服外祖父母從母皆小功之服凡小功者謂為兄弟若同宗則直稱兄弟以外族故稱外兄弟也澄按禮

服問

四

家雖有凡小功以下為兄弟之文然稱外祖父母從母為外兄弟終是未詳其義蓋謂外家之親而服小功兄弟之服者以外祖父母及從母皆是小功服故以兄弟稱也

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為其妻之父母

鄭氏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孔氏曰雖為公子之妻猶為父母期公子被厭不從妻服父母是從有服而無服也

○傳曰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為其母之黨服為其母之黨服則不為繼母之黨服

鄭氏曰雖外親亦無二澄曰母出謂已母被出而父再娶已母義絕子雖不絕母服而母黨之恩則絕矣故加服繼母之黨與已母之黨同也母死謂已母死而父再娶已母祔廟是父之初配雖有繼母而子仍服死母之黨其服繼母之身雖同已母而繼母之黨則不同於已母之黨故不服也

○傳曰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祔下祔列也列音例鄭氏曰列等比也孔氏曰言罪之與喪其數雖多其限同五其等列相似也故云列也澄曰罪多如墨辟千劓辟千劓辟五百宮辟三百大辟二百之類喪多如儀禮

服問

五

喪服篇斬衰章為某人等齊衰章為某人等之類言罪雖多而皆不出乎墨劓劓宮大辟五者之刑喪雖多而皆不出乎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者之服其或刑書禮書所載不盡者以例通之由輕而加重則附于在上之例由重而減輕則附于在下之例通此二例則雖至多之罪至多之喪而刑書中之五刑禮書中之五服足以該之而無不盡者矣

右記喪服輕重凡七節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期音基

鄭氏曰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及葬差相似也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孔氏曰三年之喪練祭後葛帶期喪既葬男子應着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爲重故帶其故葛帶練後男子首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若婦人練後麻帶既除則首經練之故葛經要帶期之麻帶也功衰謂服父練之功衰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鄭氏曰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

服問

下

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爾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孔氏曰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以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謂之重麻大功既葬葛帶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則四寸有餘故大功既葬反服練之故葛帶大功初喪首麻若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則不爲五分去一故首經進與期之既葬同五寸有餘大功初喪喪首麻經五寸餘要麻帶四寸餘既葬首葛經應四寸餘要葛經應三寸餘此雖變麻服葛與大功初死之麻

經大小同也

小功無變也

鄭氏曰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孔氏曰言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於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鄭氏曰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孔氏曰大功以上并留麻之根本合紉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小功以下其經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者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者期之葛亦

服周

七

得變之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毋可以經必經

既經則去之

斷東管切免音問下並同去起呂切下同

鄭氏曰雖無變緣練無首經於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孔氏曰遇麻斷本謂遭小功之喪此明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以練無首經於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既免去經謂斂殯事竟則脫去其經也小功以下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經之時必為之加麻既經則去之謂不應經之時則去其

經自若練服也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總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

孔氏曰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練冠亦不得易如當總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總與小功之經所以為後喪總小功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上云小功不易明總不易下云總小功之經兼言總者恐免經不及總故也因其初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比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

服問

八

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復練之故葛帶故云故也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

總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吐外切下之稅同

鄭氏曰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爾孔氏曰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為稅者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稅變前喪總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也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三年之葛是非
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長知兩切重直勇切為其云偽切

鄭氏曰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總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
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
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
不變為殤未成人文不縛爾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為
大功之喪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下服總麻孔
氏曰殤長中者謂本服大功今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
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總麻如此者得變三
年之葛也著此殤服之麻終其月筭數如小功則五月

服門

九

總麻則三月著麻月滿還反三年之葛也言服殤長中
之麻不改是非重此麻也以殤服初死服麻以後無卒
哭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畧無文飾之繁數故也

○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唯公門有稅齊衰免
音勉下同朝音潮稅吐切又始鈔切

鄭氏曰見人謂行求見人也無免經經重也稅猶免也
古者說或作稅有免齊衰謂不杖齊衰也於公門有免
齊衰則大功有免經也孔氏曰以經重縱往朝君亦無
免稅於經也唯至公門已有不杖齊衰則脫去其衰經
猶不占也若杖齊衰及斬衰雖入公門衰亦不稅也其

大功非但脫衰又免去經也

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

此文已見雜記今亦引之以結上文孔氏曰君子以已
怨物不可奪人喪禮故君許臣著經亦不可自奪喪所
以已重喪猶經以見君申喪禮也

右記喪服變易凡七節

檀弓第十四

舊本公儀子仲之喪檀弓免焉為此篇之第一章

故摘檀弓二字名篇今更定章次檀弓章雖不在

篇首而篇名則仍其舊云

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

如字養以尚切

鄭氏曰隱謂不揚其過失無犯不犯顏而諫論語曰事

父母幾諫左右謂扶持之方猶常也子則然無常入勤

勞辱之事也凡此以恩為制

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

檀弓

卷

廬陵胡氏曰無隱謂不匿情有方謂有常職鄭氏曰有

方不可侵官方喪資於事父凡此以義為制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

鄭氏曰心喪戚容如父而無服也凡此以恩義之間為

制山陰陸氏曰隱而無犯謂恐傷親意情有盡犯而

無隱謂君臣尚義盡情以諫若謂無隱得稱揚其過失

豈事君之道哉臣子揚美隱惡君親一例也事師無犯

無隱言雖盡情猶微而婉孔氏曰子之事親主恩不欲

聞親過惡故有隱不欲違親顏色故無犯左右僕從之

臣立有左右之位子在親左右扶持不常一人在左一

人在右也致之言至也謂哀情至極方喪謂比方父喪事師無犯是同親之恩無隱是同君之義方氏曰就養者就而養之不離也服勤者服其勤勞不釋也養言左右則養無所不至矣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非親孰生非君孰治非師孰教吾所以報之者其喪之或以致或以方或以心雖各不同所以盡三年之隆則一也其序先親後君內外之分也先君後師貴賤之等也長樂陳氏曰親育我報之以仁有隱至致喪皆仁也君覆我報之以義有犯至方喪皆義也師之成我同乎仁而不全乎仁同乎義而不全乎義故無犯與親同無隱則

禮弓

與親異無隱與君同無犯則與君異喪三年與君親同無服則與君親異師之有喪不始於古古者教出於君又孰爲喪師之禮哉李世而下家有學人有師此喪師之禮所由起也張子曰古不制師服師服無定體也見彼之善而已倣之亦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而如朋友者有親炙如兄弟者有成就已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此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門人一時心喪又豈可責其一槩以傳道久近而各盡其哀之隆殺如子貢獨居三年而後歸程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

關於孔子其成已之功與君父並雖斬衰二年可也其
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
槩制服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二
月天下服

孔氏曰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杖是喪服之數故呼
杖為服祝佐含歛先病故先杖也子亦三日而杖官長
大夫士也服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國中男女謂
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
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天

檀弓

下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衰既葬而除之近者亦不待
三月今據遠者言爾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
或衰服按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
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
夫杖七日授士杖如大記及四制所云則此三日五日
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
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濟者則五
日若無地德薄者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
是邑宰之上也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不至者廢其祀刳

其人粉切切

鄭氏曰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為棺槨作棺槨也斬伐也孔氏曰百祀者畿內諸臣采地之祀言百者舉全數謂王殯後事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槨者送之必取祀木者賀瑒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沒則靈祇等其哀傷也方氏曰刳剗也自吻下刑之也澄曰廢其祀刳其人蓋設此辭而令之以見王喪尤重於神祀也如誓師而曰無敢不供汝則有大刑是也非果必廢之刳之也蓋祀木者神祇所主豈可斬伐唯為天子采槨

檀弓

四

木則雖祀木亦斬無或敢占吝者若或占吝不以其木至是不供王喪為大不敬故設廢祀刳人之辭使人不敢慢令也

○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也棺一梓棺

一四者皆周

重平轂被皮寄切也羊支切

鄭氏曰諸公三重諸侯再重大夫一重士不重水兕革棺被之謂以水牛兕牛之革為棺被革各厚三寸合六寸也也柩也柩棺一謂梓棺梓棺二謂屬與大棺周匝也凡棺用能濕之物孔氏曰天子之棺四重尊者尚涼邃也水牛兕牛皮二物為一重也為第二重屬為第三

重大棺爲第四重四重凡五物大棺厚八寸屬六寸禭四寸二皮六寸合二尺四寸上公三重去水牛之三寸餘兕禭屬大棺合二尺一寸侯伯子男再重又去兕之三寸餘地屬大棺合一尺八寸列國卿大夫一重又除禭四寸餘屬大棺合一尺四寸大夫則大棺厚六寸屬四寸合一尺士不重但大棺六寸爾庶人則四寸也天子卿大夫與列國君同天子之士與諸侯大夫同然春秋時多僭趙簡子言罰乃不設屬禭非也凡棺用柁濕之物水牛兕牛皮耐濕故最在裏近尸二皮不厚故合被之令各厚三寸地椁木材亦柁濕故次皮諸侯無革則地親尸所謂君即位爲禭是也地棺之外有屬棺屬棺之外有大棺大棺與屬棺並用梓故云二四者四重也皆周謂四重之棺上下四旁悉周匝也唯椁不周下有茵上有抗席也

棺束縮二衡三衽每束一衡讀爲橫

孔氏曰棺束者古棺無釘用皮束合之縮縱也衡橫也縱束二行衡束三行衽小要也其形兩頭廣中間小棺旣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並相對每束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處則豎着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

柏椁以端長六尺

孔氏曰柏椁者天子椁用柏諸侯松大夫柏士雜木以端者端猶頭也以此木之頭首題湊向內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椁材從下壘至上始題湊木之頭相向而作四阿皇氏以爲壘椁從下即題湊非也

○天子之殯也菽塗龍輅以椁加斧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菽才官切輅勅倫切

鄭氏曰菽木以周龍輅如椁而塗之天子殯以輅車畫轅爲龍斧謂之黼白黑文也刺繡於絲幕加椁以覆棺已乃屋其上盡塗之孔氏曰菽叢也謂用木叢棺而四

人檀弓

卷六

面塗之故云菽塗龍輅者殯時以輅車載柩而畫轅爲龍也以椁者題湊叢木象椁之形加斧謂繡覆棺之衣爲斧文也先菽四面爲椁上與棺齊而上猶開也以棺衣從椁入覆於棺故云加斧於椁上也畢盡也斧覆旣竟又四注爲屋覆上而下四面盡塗之故云畢塗屋菽衆木直壘周龍輅至上乃題湊諸侯至上不題湊也廬陵胡氏曰菽塗龍輅以椁畫龍於輅車之轅以殯之又菽聚椁材以周輅而塗之先儒云以椁如椁也恐非澄曰菽木以周龍輅即所謂椁也鄭氏謂之如椁者釋此椁字所以名爲椁之義蓋椁猶郭也外城周於內城者

為郭故外棺周於內棺者亦名為槨其義如外城之郭也鄭意則是而立文不明有以致胡氏之惑

○唯天子之喪有別姓而哭

別彼列切

別謂分別鄭氏曰使諸侯同姓異姓庶姓相從而為位別於朝覲來時朝覲爵同同位孔氏曰此論哭天子之事異姓謂王昏姻甥舅庶姓謂與王無親者朝覲爵同同位則不分別同姓異姓然覲禮諸侯受舍於廟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者覲禮先公而後侯先侯而後伯是亦爵同同位但就同姓之中先爵尊爾

○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紒衣為之不以樂食

紒讀為緇為云偽切

檀弓

卷七

經衍字紒與緇同紒衣絲衣也爵弁紒衣上之祭服諸侯薨天子不親見其尸柩則不服弔服但服士之祭服哭之鄭氏曰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不以樂食蓋謂殯歛之間孔氏曰此天子哭諸侯之事諸侯薨在本國天子不親見尸柩遙哭之故不服總衰弔服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天子食有樂今喪諸侯故食不奏樂鄭斷不用樂之期謂殯歛之間諸侯五日殯也諸侯為其臣或至葬不食肉卒哭不舉樂蓋臣少而已畢不得同王也

或曰使有司哭之

鄭氏曰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

○君即位而為柩歲壹漆之藏焉柩音蒲歷切

鄭氏曰柩謂柩棺親尸者天子柩內又有水兕革棺歲壹漆之若未成然藏焉虛之不合孔氏曰君諸侯也言諸侯則王可知人君無論少長體尊備物故即位而造棺雖為尊得造未供用故每年一漆示如未成也唯云漆柩則知不漆柩棺外屬等棺中不欲虛空如急有待故藏物於其中一云不欲令人見故藏焉山陰陸氏曰歲一出而漆之於是又藏焉方氏曰藏焉惡人之見也

○扶君卜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卜音僕一讀作如字者非

檀弓

卷八

鄭氏曰扶君謂君疾時也卜當為僕僕人射人皆平生時贊正君服位者薨以是舉不忍變也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孔氏曰此一節論君薨遷尸之人陸氏德明曰師長也謂大僕方氏曰扶君舉尸固非二人之所能勝二官各下大夫為之且有小臣上下之士非一故以師言之應氏曰鄭改卜為僕誠有據然王前巫後史卜筮皆在左右則卜人師扶右乃職所當然似不必改澄按周官馭者亦名為僕蓋人君生時在車則僕人在右少前射人在左與君最親近未嘗暫相離故疾則二官扶右扶左薨則二官舉尸皆生時每日親近之人卜

人雖曰在左右然不如僕人之親近且與射人非儔類按陸氏經典釋文前儒已有讀卜如字而以為卜人醫師者皆不若鄭注以下為僕者之審

○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

鄭氏曰尊者求之備也亦它日所嘗有事孔氏曰君王侯也前曰廟後曰寢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小寢謂高祖以下寢也王侯同大寢謂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寢也小祖高祖以下廟也王侯同大祖天子始祖諸侯大祖廟也兩言於廟求神備也周禮夏采以冕服復於大祖廟其小廟則祭僕復之其小寢大寢則

檀弓

九

隸僕復之四郊則夏采復之此天子之事諸侯復則小臣但復處既多小臣不足更有餘官或於此復了更向它處方氏曰復必於寢廟者以人死必反本也庫門生時所由出入也四郊以魂氣無不之也門不一止以庫門為言者近廟門故也

○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

鄭氏曰達官謂君所命雖有官職不達於君則不服斬孔氏曰公者五等諸侯也諸者非一之辭達官謂卿士大夫被君命得達於君達官對不達者為長杖謂服斬若府史之屬賤不得達於君者則不服斬衰但服齊衰

三月爾若近臣閹寺之屬雖無君命但嗣君服斬則亦服斬若大夫之臣雖不被命於諸侯得為大夫之君杖而服斬但降其帶屨用布帶繩屨方氏曰受命於君者其名達於上故謂之達官若府史而下雖為在官皆其官長所自辟除則不可謂之達矣夫杖所以輔病恩之深者其病宜重受命於君者其恩為深故公之喪唯達官之長杖朱子曰達官謂得自通於君者如內則公卿宰執與六曹之長九寺五監之長外則監司郡守得自通章奏於君者凡此皆杖次則不杖如大常卿杖大常少卿則不杖若大常卿闕則少卿代之杖

禮弓

十

○士備入而右朝夕踊

鄭氏曰備猶盡也孔氏曰國君喪群臣朝夕即位哭踊嗣君孝子哀深雖先入即位哭必待諸臣皆入列位畢乃俱踊也士卑最後故士備入為畢入有前後而相待踊者踊須相視為節故俟齊也

○若之適長殤車三乘公之庶長殤車一乘大夫之適長殤車一乘適音的

鄭氏曰皆不成人也自上而下降殺以兩成人遣車五乘長殤三乘下殤一乘尊卑以此差之庶子言公卑遠之傳曰大功之殤中從上孔氏曰車遣車柩朝廟畢將

行設遣奠竟取遣奠牲體臂臠折之爲段用此車載之以遣送亡者遣車置于椁中之四隅其形甚小生有爵命車馬之賜則死有遣車送之貴賤不同數王九諸侯七大夫五士三殤未成人未有爵命車馬之賜而得遣車者其父有之得與子也王九乘適子成人則七乘長殤五乘中殤從上下殤三乘也王庶子成人五乘長殤中殤三乘下殤一乘也諸侯七乘適子成人五乘長殤三乘中則從上下殤一乘也庶子成人三乘長殤一乘中從上下殤無大天五乘適子成人三乘長殤一乘中從上下殤及庶殤並無禮人臣三命始賜車馬乃得有

遣車諸侯大夫再命而下雖未三命以身爲大夫德位既重得有遣車士三乘者天子上士其中士下士及諸侯之士皆不得有遣車也

○池視重雷 重平聲

鄭氏曰柳宮象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今宮中有承雷云以銅爲之孔氏曰池者柳車之池也重雷者屋承雷也以木爲之承於屋雷入此木中又從木中而雷於地故謂此木爲重雷也天子則四注四面爲重雷諸侯四注重雷則差降去後餘三大夫唯餘前後二上則唯一在前生時既屋有重雷以行水死時柳車亦象

宮室而於車覆鼈甲之下牆帷之上織竹爲之形如籠
不以青布以承鼈甲名之爲池以象重雷方面之數各
視生時重雷

○布幕衛也繆幕魯也

繆音緝
讀所街切

鄭氏曰幕所以覆棺上衛諸侯禮魯天子禮兩言之者
僭已久也繆繆也繆讀如綃幕或爲幣孔氏曰覆殯棺
之幕周公一人得用天子禮衛與魯俱是諸侯魯之諸
公不宜與衛異後代僭用之也盱江李氏曰布幕諸侯
禮也繆幕天子禮也杞宋各自爲一王之後且其祖天
子禮樂異於周行之可也周尚在而魯倣之則僭矣方

檀弓

十一

氏曰衛所存者殷禮故用布幕之質魯所存者周禮故
用繆幕之文山陰陸氏曰繆讀如字以繆記帛蓋衛幕
用布魯用帛爾雅繆帛繆

○君於士有賜幣

幣音亦

鄭氏曰幣所以承塵賜之則張於殯二孔氏曰賜惠賜
也幣幕之小者大夫以上喪則幕八職供之士唯有君
恩賜之乃得有幣也

○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及出命引之三步則止如是者
一若退朝亦如之哀次亦如之

朝音潮

鄭氏曰宮殯宮也出柩已出在路命引之以義尊孝子

也三命引之凡移九步退去也朝喪朝廟也次日賓客所受大門外舍也孝子至此而哀君或於是弔不必於宮也孔氏曰君於大夫之喪將至墓時必親往弔孝子於殯宮及其柩出殯宮之門孝子號慕攀轅柩車不動君奪孝子之情命遣引之引者三步則止所以止者不忍頓奪孝子之情故且止柩君又命引之引者三步又止君又命引之引者又三步而止君又命引之柩車遂行君乃退去君或來弔參差早晚不必皆在殯宮或當朝廟明日當發之時或已出大門至平生待賓客次舍之處孝子哀泣停柩不行君於是始弔弔畢君命引之使行亦如上來如是者三之事

檀弓

十三

○君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之

鄭氏曰君於民人有父母之恩孔氏曰君於其臣當特弔於家故喪大記於大夫士皆親弔之又禮譏魯尚受弔及杞梁之妻不受野弔是也其或卑小之臣及庶人等君不豫知其喪造次遇柩於路必使人弔也廬陵胡氏曰若齊侯哭敝無存之類

○喪公弔之必有拜者雖朋友州里舍人可也

鄭氏曰拜者往謝之也孔氏曰喪謂諸侯臣之喪公親來弔或遣人來弔喪家雖無主後必有以次䟽親往拜

之以謝其恩疏親亦無則雖死者朋友及同州同里及
喪家典舍之人往拜可也此以無後故許它人拜謝若
其有後主人自當親拜

○弔曰寡君承事主人曰臨臨如字

鄭氏曰承事示亦為執事來孔氏曰弔曰者君來語僮
者之辭上文公弔之是弔已國之臣此謙言寡君是弔
它國之臣謂大夫之喪若弔士直稱君承事示欲供奉
喪家之事臨者主人辭謝之曰君屈辱降臨某之喪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生也音茢

列惡
去聲

八十一

十四

鄭氏曰桃鬼所惡茢菴可掃不祥為有凶邪之氣生
人則無凶邪孔氏曰君謂天子往臨臣喪則以巫執桃
祝執茢又使小臣執戈若往臨生者但有執戈無巫祝
桃茢之事故云異於生按喪大記大夫之喪將大斂君
往巫止於門外祝先入又士喪禮大斂而往巫止於廟
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此皆大斂之時
小斂及殯無文明與大斂同也直言巫止無桃茢之文
則去桃茢可知也喪大記雖記諸侯禮明天子亦然此
經所云謂天子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
前下天子也亦謂襲以前若已襲之後茢亦去之與天

子同是天子未襲之前臨臣之也六巫祝桃茢執戈三者
並具諸侯臨臣之喪未襲之前三止祝執茢小巫執戈
若既襲之後歛殯以來天子與諸侯同也清江劉氏曰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君生之義非
虛也寄社稷寄宗廟寄人民焉爾故君有慶臣亦有慶
君有戚臣亦有戚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以致
忠愛也若生而用死而棄生而厚死而薄生而愛死而
惡是忘生背死也施之於人者亦變於存已然後人之
視其亡猶存矣則夫桃茢胡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
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固周末之記也澄曰用桃茢

檀弓

卷十五

者非賤其臣薄其臣也禮則固始末可以輕訾也

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

孔氏曰人之喪也有死散之道人之所惡故難言也鄭
氏曰難言為人甚惡之不明說也澄曰此承上文異於
生之語而申說其意

○大夫之喪庶子不受弔

鄭氏曰不以賤者為有爵者主孔氏曰不受弔不為主
人也適子主喪受弔拜賓若適子以有它故不在則庶
子不敢受弔辟適也

○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

鄭氏曰辭猶告也擯者以主人有事告也主人無事則
為大夫出孔氏曰大夫弔者謂大夫弔士也大夫尊來
弔士孝子應出下堂迎之若正當主人有卜大斂殯之
事則孝子遣人辭告之道有事不待出也

右記喪禮尊卑之異凡二十二節

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子為主袒免哭踊夫入
門右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則入哭父在哭於妻之室
非為父後者哭諸異室適音的免音問

鄭氏曰子為主親者主之也狎相習知者父在則不以
私喪于尊故哭於妻之室澄曰子謂妻之子夫謂妻之

檀弓

十六

夫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為昆弟為父後者不降
服暮其夫為妻之兄弟雖無服然亦為之哭于適室之
中庭以其正故也子已子於死者為甥也為舅服總故
命之使為主受弔拜賓也已無服故不為主而使子有
服者為主也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夫即此
子之父于既為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其父入門右近
南而北向哭也亦踊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
故使人出門外語來弔者述所哭之由若弔人與此匹
者曾相識狎習則進入共哭也側室謂妻之室父在則
適室乃父之室不敢以私喪于尊者但於妻室之前哭

之亦子為主使人出門外也異室非適寢又非妻之室
方氏曰哭諸異室者以別於適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無側室哭于門內之右
同國則往哭之

鄭氏曰哭于側室嫌哭殯也孔氏曰庶人無側室者哭
于大門內之右禮為主者當在阼階東西面今大門內
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猶西面也遠兄
弟謂異國者蓋喪無外事已有殯不得向它國故為位
哭之若兄弟在同國則往其家而哭之也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總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

檀弓

十七

鄭氏曰雖總必往親骨肉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方氏
曰總最服之輕者服之輕猶必往况其重者乎蓋同姓
之恩隆故也鄰最居之近者居之近猶不往况其遠者
乎蓋異姓之恩殺故也然而三年之喪不弔則雖總必
往者非謂三年之殯矣大功未葬不弔則雖鄰不往者
止謂大功以上之殯而已

○所識其兄弟不同居者皆弔

所識之人其家若有同居之親死自當往弔雖其兄弟
之不同居者死亦皆弔之蓋厚於所識故推其恩愛以
及於其有服之兄弟者如此不同居者皇氏以為小功

以下之親小功以下兄弟服輕尚弔况其大功以上服重者乎孔疏同鄭注以為所識者死而弔於其不同居兄弟之家不如皇氏之說為當按記文言皆弔夫喪無二主若所識一人死而皆往弔其不同居之兄弟則一喪不止一主矣占無是禮也孔氏曰所識若身死其死者兄弟雖不同居皆往弔之則死者子孫就弔可知舉疏以見親也

○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五十氣力始衰孔氏曰衰老不徒行遠弔越疆則道路遙遠弔人又悲感衰戚恐增衰惡也方氏曰五十始衰老者不以筋力為禮政無車不越疆弔人也

○婦人不越疆而弔人

鄭氏曰不通於外孔氏曰婦人無外事故不越疆而弔人長樂陳氏曰婦人見兄弟可以及闕而不可以踰闕送迎可以及門而不可以出門弔人可以出明而不可以越疆許穆夫人欲歸唁於衛而不可得則越疆而弔人如之何而可

○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厭于中

鄭氏曰畏謂人或以非罪攻已不能有以說之而死者厭謂行止危險之下溺謂不乘橋船不弔以其輕身忘

孝也孔氏曰非理橫死不合弔哭方氏曰三者之死皆非正命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所不弔者不特此宗魯爲孟紜而死孔子不許琴張弔之君子之行無它要在生不爲人之所不敬死不爲人之所不弔而已王氏曰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設使聖人卒離不幸何得不痛悼而罪之乎非徒賢者設有罪愚人亦不得不哀傷之也張子曰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厭溺三者皆不得其死可傷尤甚君子但知憫死者而已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辭無所施焉蓋哀有餘而不暇於文也慈湖楊氏曰畏死於兵厭死於巖墻溺死於水非不弔也不忍爲弔辭不忍言之也使孔子果死於匡則亦不可弔乎屈原之死亦可不弔乎而先儒謂之賤之而不弔此乃固陋執言失意人心所不安也

○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壙皆執紼

鄭氏曰不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羸者孔氏曰弔葬本爲助執事故必相助引柩車也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羸餘之人皆散而從柩至壙下棺之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也東山何氏曰執引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羸數外也方氏曰

引在前屬之於車以導柩紼在旁屬之於棺以弼柩導
柩者唯在路用之而已弼柩者至下棺亦用焉故雖不
執引而或從柩及壙皆執紼也

○弔於是日不樂

鄭氏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行弔之日不飲酒食肉焉

鄭氏曰以全哀也

○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朱子曰臨喪哀不能甘也

右記人有喪之禮凡十節

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父兄命赴者

楔悉節切

孔氏曰楔柱也招魂之後用角柶柱亡人之齒令閉使
含時不閉也復用燕几綴亡人之足令直使著屨時不
辟戾也飯者飯食也設飾謂襲歛時遷尸又加著新衣
也帷堂謂小歛時作起爲也自復以下諸事並起爲也
父兄命赴者謂大夫以上赴謂死者生時於它人有恩
識今死則使人往告之也士則孝子自命大夫尊許其
病深故父兄代命之雖代命猶稱孝子名也

○朝奠日出夕奠逮日

鄭氏曰陰陽交接庶幾遇之澄曰陰闇陽明日出者由

闇而明陰交接陽也及日將入由明而闇陽交接陰也
奠者所以聚死者之神死而神混於天地陰陽之中故
於天地陰陽交接之際求之

○喪不剥奠也與祭肉也與與音余

陸氏德明曰剥謂不巾覆也鄭氏曰剥猶裸也脯醢之
奠不巾有牲肉則巾之為其久設塵埃加也孔氏曰按
士喪禮小斂陳鼎既奠于尸東祝受巾巾之是有牲肉
則巾也始死脯醢醴酒奠于尸東無巾又殯後朝夕奠
醴酒脯醢如初設不巾又按喪禮下篇柩朝廟重先奠
從奠設如初巾之比亦脯醢之奠而巾之者為其在堂

檀弓

二十一

恐塵埃故雖脯醢亦巾之比脯醢之奠不巾者扱室內
也

○有薦新如朔奠

鄭氏曰重新物為之殷奠孔氏曰薦新謂未葬中間得
新味而薦亡者如朔奠謂未葬前月朔大奠於殯宮大
奠則牲饌豐也朔禮視大斂士則特豚三鼎今若有新
物及五穀始熟薦於亡者則其禮牲物如朔之奠也大
夫以上則朔望大奠士但朔而不望應氏曰薦新重時
物也薦新於廟死者已遠則感傷或淺薦新於殯其痛
尚新則感傷必重朔祭謂之大奠其禮視大斂故薦新

亦如之謂男女各即位內外各從事而奠哭之儀如一也是禮之同非其物之同註謂殷奠恐未然

○父母之喪哭無時使必知其反也

孔氏曰哭無時有三一是初喪未殯之前哭不絕聲二是殯後除朝夕之外廬中忽憶則哭三是小祥之後哀至而哭或一日二日而無復朝夕之時也今此所云謂

小祥之後使謂君使之也反還也既小祥哭無時其時可為君所使若為使還家必設祭告親之神令知其反亦出必告反必面之義也

○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

檀弓

二十二

鄭氏曰材槨材也木工宜乾腊且豫成孔氏曰既殯旬謂殯後十日也布班也班布告下覓槨材及送葬明器之材臨川王氏曰布陳也

○既葬各以其服除

鄭氏曰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孔氏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尸既卒哭宰夫執水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于庫

孔氏曰未葬猶生事之故未有尸親形已藏始立尸以繫孝子之心未葬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而無几筵唯大殮之奠設素席亦無几其下室之內饋食處有吉几筵今葬訖虞祭乃以素几配素筵設之士虞禮云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是也虞祭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葬前有几周官司几筵云喪事素几注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亦然古者生不諱卒哭之後乃諱神名此三者皆以虞卒哭之後以生人事其親之禮既終畢而以鬼神事其親之禮方自此始也已語辭

卒哭前猶以生人事之者於內寢之下室每日饋食設黍稷器物几杖如生時至卒哭後則不復饋食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新謂新死者魯有三門寢門路寢門也其外為雉門又其外為庫門前既執木鐸命宮中又出宮從寢門至庫門百官所在之次咸使知之也

○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

孔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素紕大祥曰服縞冠而祭祭後服禫又間一月禫祭言於是月禫祭則禫後之明月可以用樂也

○始死充充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皇

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瞿俱遇切廓苦郭切

鄭氏曰皆憂悼在心之貌澄曰充充蒲悶填塞之意

窮如行而途窮前無可去之地瞿瞿目視不定之貌求謂索物如失物索之而不得也皇皇傍徨無依之貌如

望人之來而不至慨者慨嘆日月之速廓者寥廓情意不樂也

○喪事欲其縱縱爾吉事欲其折折爾故喪事雖遽不陵節吉事雖止不怠故騷騷爾則野鼎鼎爾則小人君子蓋

猶猶爾縱音總折大方切騷素乃切

陸氏德明曰摠摠急遽貌鄭氏曰折折女舒貌止立俟

檀弓

卷二十四

事時也騷騷謂大疾鼎鼎謂大舒猶猶疾徐之中澄曰喪事欲疾吉事欲舒疾者雖當促遽然亦不可太急而陵越節次舒者雖有止息然亦不可太緩而怠惰寬緩故騷騷而急疾不節則若田野之人鼎鼎而舒緩怠惰則若不脩整之小人唯君子得疾徐之中則於喪事不至太疾於吉事不至太舒也

○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為也者君子弗為也

鄭氏曰喪具棺衣之屬一日二日而可為謂絞衾冒孔氏曰棺即預造衣亦漸制但不一時頓具絞衾冒王制云死而後制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今送死百

物皆具是速棄其親不懷思也

○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爲無廟也毀不危身爲無後也

鄭氏曰慮居謂賣舍宅以奉喪危身謂憔悴將滅性澄曰慮猶言謀度慮居謂謀欲償其所居以給喪費也危身謂毀瘠過甚將至危殆其身也蓋慮其居而償焉則無廟以奉祖考之神靈矣危其身而死焉則無後以承祖考之祭祀矣是乃不孝之大也爲此之故則治喪雖當辦費而不可慮其居也哀毀雖爲愛親而不可危其身也

○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

孔氏曰人有禍災雖或悲哀未是至極唯居父母喪禮是哀戚之至極也旣爲至極若無節文恐其傷性故辨踊有筭裁節其哀也所以節哀者欲順孝子悲哀使之漸變也所以順變者君子思念父母之生已也鄭氏曰始猶生也念父母生已不欲傷其性李氏曰始者天也始之者親也方氏曰始而生之者親終而成之者子苟過於哀而不知變則或以死傷生矣澄曰順變二字釋節哀之義順謂順孝子哀心不沮止之然爲之節使之雖哀而有變則其哀不至過甚傷生也

復盡愛之道也有禱祀之心焉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
北面求諸幽之義也

孔氏曰始死招魂復魄人子之盡其孝也鄭氏曰復謂
招魂庶幾其精氣之反也鬼神處幽暗望其從鬼神所
來禮復者升屋北面向其所從來也方氏曰幽者鬼神
之處復之時望其魂氣自幽而反故曰望反諸幽南為
陽明北為陰幽故曰北面求諸幽也清江劉氏曰禱祠
猶願幸史記曰此禱祠而求也山陰陸氏曰鄭謂分禱
五祀誤矣分禱五祀是直禱爾澄曰凡禱祠者冀其神
之來格也復者孝子之心冀其神之來復如禱祠然故
曰有禱祠之心

拜稽顙哀戚之至隱也稽顙隱之甚也

鄭氏曰稽顙首觸地無容隱痛也孔氏曰孝子拜賓先
稽顙而後拜者哀戚之至痛就拜與稽顙之中稽顙尤
為痛甚方氏曰孝子哀痛之容若手之擗足之踊口之
哭目之泣鼻之洩固非一類特不若稽顙之甚爾澄曰
至字句絕隱也二字為句初觀方說似勝於孔細細繹
之則方明而淺孔微而深拜稽顙謂拜賓而必稽顙者
因賓來弔觸動孝之哀親之心故拜以答其為已親死
而來之恩但拜以答之已為哀戚之至而痛親之死然

常時答賓只當是空首之拜重喪之拜先作稽顙一拜者此人痛之甚也後一拜雖亦是痛而用常禮之拜則不若過於常拜者之為痛甚也

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飯上穀

鄭氏曰尊之也食道藝米貝美孔氏曰弗忍虛謂不忍虛其口食道謂飯食之道飯食人所造作為藝米貝天性自然為美士喪禮飯用沐米貝水物古以為貨天子飯用黍諸侯以粱大夫以稷士以稻天子之士亦以粱其合周禮典瑞大喪共飯玉合玉注云合玉如璧形而小是天子用璧飯玉碎玉以雜米也雜記云合者執璧

禮記

二十七

將命是諸侯合亦以璧卿大夫無文左傳成十二年公孫嬰齊夢贈瓊瑰注云食珠玉合象則卿大夫合用珠也士合用貝三方氏曰弗忍虛則無致死之不仁不以食道則無致生之不知

銘明旌也以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盡其道焉耳別彼列切 識式至切

鄭氏曰明旌神明之旌也不可別謂形貌不見也孔氏曰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司常云大喪共銘旌注云王則大常按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則銘旌亦然但以尺寸易之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侯

七尺天子九尺方氏曰凡銘皆所以為名明旌謂之銘故男子書名焉夫愛之則不忍亾故為旌以錄死者之名敬之則不敢遺送死之道所以為盡也李氏曰葬埋謹藏其形也祭祀謹事其神也銘誄繫世謹傳其名也以傳其名故曰錄之事死而至於傳其名故曰盡其道鄭以為重奠則誤矣

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

重平嚴綴切
劣貞位二切

鄭氏曰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重既虞而埋之乃後作主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綴猶聯也殷人作主而聯其重以縣諸廟去顯考乃埋之周人作主徹重埋之孔氏

禮記

卷二十八

曰人始死作重猶若木主主者吉祭所以依神在喪重亦以依神故曰重主道也殷人始殯置重于廟庭作虞主訖則綴重縣於新死者之廟顯考謂高祖死者世世迺遷至為顯考其重常在死者去離顯考乃埋其重及主以既遷無廟也周人作主則埋重埋於門外道左若虞主亦埋按士喪禮有重無主鄉大夫亦無主此云重主道者擬天子諸侯有主者言之方氏曰重設於始死之時主立於既虞之後則重非主也有主之道爾殷雖作主矣猶綴重以縣於廟不忍棄之也周既作主矣重遂徹而埋於土不敢瀆之也不忍棄之者所以致其愛

而質故殷人行之不敢瀆之者所以致其敬而文故周
人行之夫重與主皆所以依神或曰重或曰主何也始
死而未葬則有柩矣有柩而又設重所以為重也既有
廟矣有廟而必立主是為主也馬氏曰主一而已不可
二也廟之有二主齊桓公之末失矣始死之際未有主
以神明不可一日無所依見人子求神之至殷綴之於
廟必待親盡廟毀而除之蓋有所不忍然不若周作主
則徹重埋之神明依於一不可有二殷已慤慤而不文
也

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唯祭祀之禮主人自盡

檀弓

二十九

焉爾豈知神之所饗亦以主人有齊敬之心也

齊則皆切

馬氏曰素者哀而不文素器若士喪禮素俎鄭氏曰哀
素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哀則以素敬則以飾禮
由人心而已孔氏曰奠謂始死至葬之祭名以其時無
尸奠至於地故謂之奠悉用素器所以表主人哀素之
心祭祀之禮者因上奠用素以表哀素遂論虞祭後卒
哭練祥之祭哀則以素謂葬前敬則以飾謂虞後故士
虞禮不用素器廬陵胡氏曰自盡謂加飾也澄曰虞以
前親喪未久奠而不謂之祭其奠也非不敬其親也哀
心特甚禮尚質朴無心於飾故用素器虞以後親喪漸

久卒附練祥雖猶在喪制之中然已是祭祀之禮其祭祀也非不哀其親也敬心加隆非如初喪之素器也然其盡禮而漸文豈是為死者真能來饗而然亦自盡其禮以致敬親之心焉爾大槩喪主於哀祭主於敬故喪奠以素器之質而見其哀祭祀以盡禮之文而寓其敬哀之下曰素素者質朴之義謂其哀心因器之質朴而見也敬之上曰齊齊者整肅之義謂因禮之整肅而其敬心在是也齊敬曰亦者亦上文哀素也喪之哀哀死者也稱生者對死者而言也祭之敬敬鬼神也稱主人對鬼神而言也慈湖楊氏曰此章及下文子游曰既葬而食之未見其饗之者嗚呼鬼神之道不如是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蓋曰知人則知鬼形有死生神無死生故孔子之祭如鬼神之實在而群弟子觀孔子祭時精神以為如在今子游以為未見其饗之是求鬼神之道於形也

辟踊哀之至也有筭為之節文也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有所袒有所襲哀之

節也辟婢亦切去飾

鄭氏曰筭數也孔氏曰撫心為擗跳躍為踊孝子喪親哀慕志慙男踊女擗是哀痛之至極若不裁限必傷其

性故辟踊有筭爲準節準節之數不一每一踊三跳三踊九跳爲一節士三踊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也上舍死日三日而殯初死日襲而踊明日小斂而踊又明日大斂而踊凡三日爲三踊大夫舍死日四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一踊三日小斂朝一踊至小斂時一踊四日大斂朝不踊當大斂時一踊凡四日爲五踊諸侯舍死日六日而殯初死日一踊明日襲一踊三日小斂朝一踊當小斂時一踊四日朝一踊五日朝一踊六日朝不踊當大斂時一踊凡六日七踊天子舍死日八日而殯死日一踊明日襲一踊三日朝一踊四日朝一踊五日朝一踊當小斂時一踊六日朝一踊七日朝一踊八日朝不踊當大斂時一踊凡八日九踊袒衣括髮孝子形貌之變也悲哀愠恚孝子哀情之變也去其吉時服飾是去其華美也去飾雖有多途袒括髮最爲甚也孝之悲哀禮應常袒有袒時有襲時者表明哀之限節哀甚則袒哀輕則襲方氏曰有筭則有節有節則文無節則質故謂之節文衣冠者人之常服袒則去其衣括髮則投其冠故曰變也發於聲音見於衣服而生於陰者此哀之常及有感而愠以至於辟踊者陽作之也此其變與故曰哀之變後章云愠斯戚戚斯嘆嘆斯辟辟

斯踊蓋謂是矣澄曰此條是釋辟踊及袒括髮之義以
哀之至也釋辟踊以變也釋袒括髮愠又是申釋辟踊
哀之變則轉釋愠之義也去飾又是申釋袒括髮去美
則轉釋去飾之義也有筭者言辟踊之節也有所袒有
所襲者言袒括髮之節也辟踊之節言之於始袒括髮
之節言之於末者錯雜以為文也

歆主人主婦室老為其病也君命食之也

歆昌悅切為其
云偽切食音嗣

鄭氏曰歆歆粥也君命食之尊者奪人易也孔氏曰主
人亡者之子主婦亡者之妻室老家之長相此三人並
是大夫之家貴者山陰陸氏曰據問喪云鄰里為之糜

八十一

三十一

粥以飲食之此言君命食之謂大夫以上篤於愛鄰里
或不能勉親喪三日之後君命以粥歆焉故鄭氏謂尊
者奪人易澄曰孔疏云為其歆粥病困故君命食疏飯
澄按歆粥亦是食之不必以命食疏飯為食之也

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
之廟而後行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朝音潮離
去殷下同

鄭氏曰朝謂遷柩於廟孔氏曰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
面今將葬以車載柩而朝於廟是順死者之孝心死者
神靈悲哀棄離其室故至於祖考之廟辭而後行殷人
尚質死則為柩故朝而殯於祖廟周則尚文親雖亡沒

猶若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不殯于廟及朝廟遂葬

弁經葛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周人弁而葬殷人

哣而葬

哣向甫切

鄭氏曰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故冠素弁以葛爲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云凡弁經其衰侈袂踰時哀衰而敬生敬則服有飾周弁殷哣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孔氏曰居喪著喪冠麻經身服衰裳是純凶也葬時去喪冠著素弁又加環經用葛不用麻不純凶也鄭知天子諸侯者以下云有敬心焉

人擅

三十三

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素弁謂素帛爲弁如爵弁而素葛與弁經連文故云葛環經然則腰帶仍用麻也方氏曰與神交之道主乎敬夫厭冠麻經居喪之禮也至於葬則以神道交之故以弁易冠以葛易麻示敬故也山陰陸氏曰弁經葛在下則葛帶也經仍用麻弁經葛而葬卿大夫以下禮知然者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哣而葬知之也喪致哀而已葬則有敬心焉弁而葬哣而葬則其敬心益隆

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首切

鄭氏曰北方國北也孔氏曰之幽之故上之訓往下之

語助言葬於國北及北首者鬼神尚幽闇往詣幽冥故也殯時仍南首者孝子猶若其生不忍以神待之方氏曰南方以陽而明北方以陰而幽人之生也則自幽而出乎明故生者南鄉及其死也則自明而反乎幽故死者北首凡以順陰陽之理而已三八之禮雖有文質之變至於葬之北方北首則通而行之者皆所以順死者之反乎幽故也

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

尚切

鄭氏曰堂親所行禮之處室親所饋食之處孔氏曰親

禮記

卷二十四

平生祭祀冠昏在堂饋食供養在室皆謂在廟也儀禮既夕篇云主人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又云主婦入于室下始云遂適殯宮故知初反哭在廟也方氏曰主婦入室則升堂者主人而已主人升堂主婦入室陰陽之義澄曰所作謂親平生行禮所作為之處所養謂親平生享先所孝養之處也

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為甚殷既

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

封音窆後同慤音角切

鄭氏曰於是為甚哀痛甚也封當為窆窆下棺也方氏曰人之始死則哀其死既葬則哀其亡其亡則哀為甚

故反哭之時有弔禮焉既封而弔者受弔於壙也反哭而弔者受弔於家也夫弔者所以弔其哀葬雖為哀然不若反哭之哀為甚孔子所以謂殷為已慤孔氏曰此亦謂在廟也思想其親而不見故悲哀為甚壙者非親存在之處弔於此者哀情質慤也山陰陸氏曰已慤猶言大慤也禮器云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

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

舍奠舍音釋

鄭氏曰贈以幣送死者於壙也有司視虞牲謂日中將

禮記

卷三十五

虞省其牲也舍奠墓左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虞喪祭也孔氏曰既封謂葬已下棺主人以幣贈之時祝先婦宿戒虞尸舍奠於墓左既窆後之事也几依神也筵坐神席也席敷陳曰筵舍釋也奠置也墓道向南以東為左孝子先反備虞故有司以几筵及祭饌置于墓左以禮地神也反謂所使奠墓左有司歸也虞者葬日還殯宮安神之祭名朝葬日中而虞方氏曰既封而贈則虞祭有期矣故祝先反而宿虞尸焉宿亦戒也以事戒之則曰戒以期戒之則曰宿主人不親釋奠而使有司代之者欲速反而脩虞事也必待有司反而後虞祭

者葬禮畢然後敢成葬反之禮也弗忍一日離其親故不待明日而後虞也是日也以虞易奠者以虞之禮漸吉故也澄曰此條言葬後虞祭之事封從鄭讀作窆謂既下棺則主人以玄纁束贈死者於壙當此時祝先歸宿虞尸虞不筮尸擇可爲尸者宿之既實土則主人迎精而反反哭于廟及殯宮反哭送賓畢主人浴浴畢與有司同省視虞祭所用之牲墓所之有司當主人迎精而反之後代爲主人舍奠於墓左以禮地神禮畢乃歸主人必待此有司還反至家當自中之時乃行虞祭禮也未葬以前每日朝夕哭有奠無祭雖殷奠有盛饌亦不謂之祭及葬後而虞則有尸始謂之祭也

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此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末有所歸也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此匹吏切

鄭氏曰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益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祔于祖父告於其祖之廟也末無也孔子善殷蓋期而神之人情也孔氏曰虞祭之時以其尚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其虞與卒哭尊卑不同士二月而葬是月而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

七月而卒哭天子七月而葬九月而卒哭天子九虞諸
侯七虞大夫五士三皆用柔日最後一虞用剛日士三
虞卒哭同在一月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巳日二虞
後虞改用剛日則庚日三虞也三虞與卒哭相接則壬
日卒哭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
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
例同用剛日大夫以上卒哭去虞校兩月則虞祭既終
不得與卒哭相接其虞後卒哭之前剛日雖多不須設
祭以正禮既成故也士虞禮云卒哭之明日祔于祖父
此虞卒哭及祔皆扱得正禮者爾其變而之吉祭者謂

不得止禮變常禮也所以有變者或時有迫促或事有
忌諱未及葬期死而即葬喪服小記所云赴葬者赴虞
三月而后卒哭彼扱士禮速葬速虞之後卒哭之前其
日尚賒不可無祭謂之變之往也謂既虞往至吉祭也
此至於祔必於是日接者謂三虞卒哭之間剛日則連
接其祭蓋以孝子不忍使親一日之間無所歸依也此
亦扱士若大夫以上赴葬赴虞之後為接祭至當葬之
月終虞之祭日乃上其祝亦稱哀薦成事士虞記云三
虞卒哭它用剛日鄭注云它謂不及時而葬者虞禮謂
之它此謂之變一也澄曰是日謂卒哭之日也虞祭猶

是喪祭卒哭始是吉祭故曰是日以吉祭易喪祭明日
謂卒哭之次日也祖父謂死者之祖考孫祔于祖昭穆
同也變亦易也接相連不間也變而之吉祭即上文所
謂以吉祭易喪祭也此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即上文
所謂明日祔于祖父也言喪祭變而趨吉祭自卒哭始
相比逮及祔祭必於此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斷者
不忍使親之神一日無所歸也前言弗忍一日離蓋言
孝子送形而往既窆而還則已與親之體魄離矣迎精
而反於家急宜聚親之神魂與相交際若不遑修虞祭
而待明日則是此葬之一日與親相離孝子不忍故不

待明日虞而於葬日虞也此言不忍一日未有所歸蓋
言卒哭之末有餞禮送神適祖廟矣翼早急宜就祖廟
迎奉其神若用虞祭之例相隔一日而始祔祭則卒哭
後祔祭前此一日親之神無所依歸孝子不忍故祔祭
必與卒哭之日相連接而不間日也假令亡以丁日葬
則本月初虞間一日己是柔日再虞又間一日辛是柔
日辛後壬是剛日三虞視再虞遠一日也大夫初虞至
四虞諸侯初虞至六虞天子初虞至八虞皆間一日用
柔日末後一虞則間二日用剛日士三虞凡六日大夫
五虞凡十日諸侯七虞凡十四日天子九虞凡十八日

皆無連日祭者惟卒哭與祔之日相連接蓋以神魂離
殯宮適祖廟不可使之一日無歸也聖人制禮之意精
矣注疏以變爲非常禮之祭謂速葬速虞者於卒哭前
再有此非常之祭考之經傳記未見明批殷練而祔者
練之次日乃祔于祖廟周人雖於卒哭之後祔祖然祔
後練前有朝夕哭仍就殯宮蓋朝夕哭者孝子哀親之
不存而哭非爲其神之在此而哭也會稽高氏曰按禮
既虞卒哭明日祔于祖父此周制也若殷人則以既練
祭之明日祔孔子曰周已戚吾從殷蓋期而神之人之
情也呂氏曰禮之祔祭各以其昭穆之班祔于其祖主

人未除喪主未遷於新廟以其主祔藏于祖廟有祭即
而祭之故謂之祔既除喪而後主遷于新廟左氏傳云
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於廟周人未葬奠于殯
虞則立尸有几筵卒哭而祔祔始作主既祔之祭有練
有祥有禫皆特祀其主於祔之廟至除喪然後主遷新
廟以時而烝嘗焉不立主者其祔亦然士虞禮及雜記
所載祔祭皆是殷人練而祔則以前猶祭于寢有未忍
遽改之心此孔子所以善殷澄按殷人殯于廟殯宮不
在寢呂氏謂猶祭于寢恐非

右記已有喪之禮凡十四節

